

東觀漢紀

冊二

東觀漢記卷第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

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

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

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

思之杜詩薦湛疏

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大司徒徙封不其侯遣就國

曰竊見故大司徒陽

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

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

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

齬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王莊公所

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

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

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

鰓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

案晨湛少子翕孫

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

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追封諡則鄉哀侯

有威重為太子舍人從鍾寧君

受律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

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

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

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為尚書令深

見任用

宋弘

宋弘

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北長安人封宜平侯

爲司空尙書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

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晏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糴諸生以賤不糴弘怒悉賤糴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

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歆

歐陽歆

案范書本傳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

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歆七世皆爲

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歆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

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

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
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蟣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
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
曰陛下率禮無違

案此上
下文闕

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
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卽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
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
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號中東門
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
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尙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以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第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節

易從人無愚智思作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曰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攷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閒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

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從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狙獠之意徼幸之望蔓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

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愛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

案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

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

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

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爲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慎重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二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祖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翕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

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臣臣時在河南冢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尙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逾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

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
祀園林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
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

案范書本傳魴南陽湖陽人

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

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

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

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為

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放隴西太守鄧榮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

帝東巡郡國留魴

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

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痹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

諸窗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

案石魴子柱次子

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

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幸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憲

趙憲字伯陽

案范書本傳憲南陽宛人

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

憲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憲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憲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蹠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憲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

憲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憲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憲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憲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

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歿中山相薛修不

實免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爲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文疑誤

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憲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憲爲太傅

東觀漢記卷第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

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

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

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維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卽曰旦蚤與我會上

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
曰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卽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
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卽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旦悉
衆出降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元孫祀案范書不載鮪徙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
永卽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
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

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
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
路稱鮑尙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
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
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